



我的黑牛兄弟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罗安会

黑牛，我知青生涯结识的兄弟。适逢“八一”建军节，谨以此文缅怀那段难忘的岁月。

黑牛原名任世权，四川省江津县（现重庆市江津区）朱沱镇独树5生产队队长的三儿子，因肤色黝黑，大家便叫他“黑牛”。

1970年5月，待业青年的我下乡当知青，落户于朱沱公社独树5队。当时那儿的十分贫穷，社员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工分不值一毛钱，年终靠政府返销粮度日。

初到生产队，队里还没给我建知青房，便暂住在队长家。队长是一位心慈的农业好手，勤劳肯干。队长待我如亲人，让我与三儿子黑牛同住一屋，黑牛亲切地喊我哥。

黑牛比我小两岁，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。他身材魁梧，头脑聪慧，性情温和。他爱听我讲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，也爱听我吹笛子，敬我如兄长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便拿出笛子，去不远的山坡上吹奏。我曾在镇上表演过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《我是一个兵》等曲目，笛声悠扬动听，大队的很多年轻人常会跑来听我吹笛子。

农村劳作虽单调，但也有乐趣。记得薅秧那天，黑牛与我并排薅秧，教我辨识稗子。他说：“稗子的叶子比谷子宽而白，更粗壮，且高于谷子。”他还教我，稗子必须从根部拔除，否则会死灰复燃。那天晚上，我身上起了小红疙瘩，奇痒难忍，黑牛喊来父母，说是皮肤过敏。他们用草药煮水

让我饮用，药到病除，我方安然入睡。

出工时间久了，腰酸背痛，队长便让黑牛陪我与女社员一同劳动。虽效率不如男子，但劳动中的谈笑风生，使劳作变得轻松愉快。

渐渐地，大家对我有了好感，亲切地叫我为“罗知青”。

久住队长家，我总觉寄人篱下。不久，队上为我修了三间茅草屋，黑牛专门从他家瓦房上取下两块亮瓦安在我的屋顶，屋子顿时明亮了许多。有了安身之所，从此我家屋顶便升起袅袅炊烟。

我很快适应了农活，与男社员一起耕种、挖土、挑粪，成为壮劳力。

初夏的夜晚，月光皎洁，山村静谧，唯有稻田中蛙声此起彼伏。黑牛与周老么来家，叫我同去捉黄鳝。两人挽起裤腿下田，成了教我们捉黄鳝的老师。他们在秧田中寻找泥洞，一条条黄鳝被他们捉住。我也穿梭于稻田间，幸运地捉到了几条。当火把快燃尽，手电筒光线也变暗时，黑牛背着半篓黄鳝来到我家，一同弄黄鳝，共享美食。

不久，大队民兵连整编，我被推选为排长，黑牛成了民兵。集训中，黑牛表现优异，枪法精准，我俩都被评为优秀民兵。

“八一”建军节之际，我与黑牛等人商量，决定自费购买宣传画慰问军烈属。黑牛买回五十余幅画，我们一家家送上门去，赢得大家的赞誉。

一天，我们从地里收工准备回家，忽见靠近10队的赵家院子浓烟滚滚，社员们大声喊着“房子烧起了”。黑牛叫我：“罗哥，我们去看一下。”我俩快速跑到现场，见不少社员正忙着挑水救火。此时风助火旺，大火向邻居家烧去。只见黑牛从房后的斜坡蹿上邻居草房墙上，两手抓起房梁，使出“牛力”竟将半间草房顶掀翻，火苗无法再往前烧，相邻的房子才未被殃

及。这件事后，大家对黑牛好评如潮。

两年后，知青可以报名参军，而我已超龄，我便悄悄改小了年龄。经体检、政审，光荣榜最终揭晓，我名落孙山，而黑牛则如愿以偿。我跑到公社征兵办问原因，得到答复：“你私改年龄，还没追究呢！”

这年春，黑牛踏上了前往西藏林芝的征途，光荣地成了一名军人。黑牛十分懂事，即便身处遥远的西藏，依然经常给我写信。信中总叮嘱我，有困难就去找他父亲，同时还不忘安慰和鼓励我。他还兴奋地告诉我，他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而且还当了班长。送给我的照片上，他英俊潇洒，精神焕发。

而我则渐渐适应了生产队的生活，每天与村民下田干活。时光荏苒，一晃三年过去了。

初冬的一个下午，天空阴沉，记分员急匆匆地跑到我家：“快去队长家，黑牛牺牲了！”我一听，脑子顿时一片空白，整个人都蒙了，然后飞快地往队长家赶。

队长家里已聚集了很多人，有部队的、县上的和公社的领导，还有大队干部，大家都在安慰着队长，而黑牛的母亲则哭得撕心裂肺。我挤进人群，看到黑牛的骨灰盒和照片安放在堂屋里。那一刻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
原来，部队在拉练时遭遇泥石流，黑牛在危急关头毅然将两名身处险境的战友推开，自己却被泥石流无情地吞没，壮烈牺牲。

从那以后，我常去队长家看望黑牛父母。知青返城后，每次回乡，我都会去黑牛的老屋待一阵子，默默地告诉他：故乡在巨变，老屋前他种下的那棵龙眼树，如今已华盖如伞。站在树下，回想起当年与黑牛相处的一幕幕往事，依然让人感伤不已。

远逝的宾化砦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道勇

去年12月，我们走访位于金佛山香炉峰下的官地村，探寻传说中的宾化砦。因雨雾天气，经村民指点，唯有遥遥山谷中那一片洼地，却无法靠近。

官地，真是官府所在地么？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后，我们带着疑问再次探访官地，去寻找那片被村民指为古宾化砦或古宾化县衙的山谷。这一次，村里已提前安排人员砍出了一条通往宾化砦遗址地的山路，才得以从山间小路穿越荆棘和树林，到达那片被称为古宾化砦的地方。

到达官地村时，已是上午10点左右。村委会特意安排了一位今年76岁的村民吴珍玉陪同我们一起前往。吴珍玉老人已年逾古稀，对宾化砦的传说储存着丰富的记忆。

吴大爷拿着砍刀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跟在身后。他时不时提醒我们小心路滑，用砍刀削去挡路的芭茅和荆棘，还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故事。经他描述，我们的脑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：山谷中一片废墟，虽杂草丛生，但仍可看到砖瓦残痕。《南川县志·古迹》记载：官地“其地颇多遗迹，山足溪边石壁近水处，旧刻有“李光吉”三字，二十余年前居人犹见之，今为沙壅……其对岸流水崖杨氏宅畔，锄土曾得甕碟、墨砚等器，碟面亦有李光吉字。”念及此，兴奋不已：我们会发现吗？

李光吉是谁呢？宾化砦与李光吉又有怎样的关系？史料中藏着答案。

这要从唐代以前说起。自汉至唐，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被称为西南夷或西南蛮，其中一支称为渝州蛮或南平僚（亦称南川僚），生活在今重庆南部金佛山一带。《宋史·蛮夷·渝州蛮》记载：“渝州蛮者，古板楯七姓蛮，唐南平僚也。”板楯蛮是汉代的称呼。史料记载，板楯蛮在汉初被汉高祖刘邦征召平定三秦地区叛

乱，因有功而赐七姓，称七姓蛮。又因其以木板作盾，故称板楯蛮。到唐代，称之为南平僚（南川僚），到宋代则称为渝州蛮。

北宋初期，天下初平，但西南地区的渝州蛮仍有部分部族不服朝廷管治。当时，金佛山周边地区住着上万户僚人，宋朝为加强管治，将他们分为熟僚和生僚。熟僚就是接受中央政权管治的僚人，生僚则是仍居住在山洞或树顶的、未被教化的僚人。《资治通鉴》载：“境上内附者谓之熟僚。”“近边者为熟僚，远者为生僚。”

那时的南川，仍称为“宾化县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宾化县“县民并是夷僚，露顶跣足，不识州县，不会文法，与诸县户口不同。”既然宾化县僚与众不同，不识州县，不会文法，到了北宋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，北宋朝廷干脆就把宾化县给撤掉了，降格为宾化砦，实行“僚人治僚”政策，于是，一些有势力的家族便开始控制这个地区，成为首领或头人。

再说李光吉。李光吉是当时在僚人部族中有一定名望和势力的熟僚，是僚人部落首领或头人。与李光吉家族有相同地位和势力的还有梁承秀、王袞部族。三家联手，控制了现重庆南部山区，包括现在的綦江、万盛等地区，并合谋冒充生僚造反，对边民进行抢劫，一旦官军来了，便跑到深山里躲起来。他们“筑城堡，缮器甲，远近患之。”这已不是抢劫，而是“揭竿而起”与朝廷对抗。

北宋统一后，岂能允许几个僚人大家族胡作非为。于是朝廷派大军前往剿灭，李光吉、梁承秀、王袞被“荡平三族，以其地赋民”。这已是北宋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的事。李光吉等三族被灭掉后，他所据守的宾化砦辖区便恢复了隆化县（现南川古名）之名。几年后，宋朝在铜佛坝（现綦江赶水）建立南平军，

治理该地区。从皇祐五年（1053年）撤掉宾化县降为宾化砦，到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恢复宾化县治，十七年时间，宾化砦实际上成为当时金佛山地区的最高官府，即是现在所称的“官地”。

吴珍玉老人带着我们穿过一片荒坡，走进深山老林。此时，我心中的期待感越发强烈：宾化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？

我很奇怪，九百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居民早已不是古僚人后裔，而是湖广填川而来，但他们为何会口口相传到现在？50多岁的村民陈明中住在黄土坎，离宾化砦不到一里路。他说，他自小就听老辈子们讲，那一片林子就是古宾化县老县衙，大门正对着一座山峰就是白金山，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白金寺。县衙官老爷升堂断案，大喝一声升堂，对面的山峰上便会传来回声。现在，白金寺已毁，白金山上则建起了露营避暑基地。

我们走过大约弯弯曲曲一公里左右的山路，来到一片林子，吴珍玉老人说，“官地”就是这里了。我心目中的想象，一下子被眼前的现实击碎：一片人工种植的山林洼地，面积不大，约十几亩，两侧各是一道并不高的山脊，背后是高山，名叫双寨子，像一把深深的靠背椅子。面向西北，山谷开阔。如果这里是县衙，西北方向应该是大门的朝向。所以，这个衙门与众不同，它不是坐北朝南，而是依势而建，坐东南朝西北。

我想得太简单了，竟希望能发现九百多年前的蛛丝马迹。比它晚两百多年的南宋龙崖城，现在都掩埋在近两米深

的土层中。何况宾化砦近几十年更是经历了退耕还林的人为改造。吴珍玉老人说，他小时候，这里就已被改造成了水田，当时人们靠着锄头和双手清理瓦砾，硬是把这里刨成了田地，种上了粮食。后来田地没人种了，又改种了树，成了现在的一片林子。如果想从中获得一些痕迹，除非掘地三尺。

远逝的宾化砦，如历史星空中的一颗浮尘，在浩瀚宇宙中沉浮飘忽，我们该如何去寻找它的踪迹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只是，不管是古僚夷部落，还是现在的人们，最珍惜的是平和、安宁的生活。能够把这些古老的故事、神秘的传说作为饭后谈资，也是一种幸福的样子。